

市

声

姬 文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市声”是一部以晚清时期上海工商界的实况为题材的章回小说。作者对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的一般商人，借口“振兴工商业”，投机取巧、中饱挥霍、狂嫖滥赌等等丑恶行为，作了无情的暴露与猛烈的抨击，希望喚醒人們注意振兴民族工商业的重大意义。本书的主题，也与同时期大多数的谴责小说一样，可以说有着反帝、反封建的倾向的，但限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作者本身的思想認識，这个主题在作品里显得很不出，因而減低了它的价值。

市 声

姬 文 著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58弄2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78号

蔚文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总經售

*

开本：787×1092 耗 1/32 印張：7 2/16 字數：162,000

1958年3月第1版

195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1—42,000

統一書号：10077·747

定价(6) 0.60 元

出版者的話

“市声”初刊于李伯元主編的“綉像小說”，陸續發表了二十五回，并未結束。称为“实業小說”。及至商务印書館于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發行單行本时，已由作者补成全璧，凡三十六回，分上下兩卷。作者署名姬文，究竟是誰，现在还无从查考，至于他的生平事迹，我們在这里当然更不可能为讀者作什么介紹了。

这部小說的主題，亦如同时期大多数的譴責小說一样，可以說是有着反帝、反封建的傾向的，作者着重地暴露了当时一般奸商，在振兴工商業的幌子下，勾心斗角，巧取豪夺，忽而暴富，忽而破產的种种丑态；同时借几个正面人物之口，大声疾呼地向讀者宣傳了所謂“实業救國”的大道理。(其实，在今天看來，这套大道理也是很不对头的。)这一部作品，所以比較受人重視，还是因为从1838年鴉片战争开始，帝國主义的軍事和經濟势力侵入中國以后，直到五四运动以前，这一段时期里面，反映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工商界情况和商人思想活动的文学作品，非常缺少，几等于零，姬文的“市声”，恰好弥补了这个缺陷。正如阿英同志在“晚清小說史”中所說的：“歷來寫商人的小說是很少見的。在晚清只有一部姬文的‘市声’。还有一部‘胡雪岩外傳’，只是私生活紀錄。其他如‘商界現形記’一类的著作，实际上是无足称的。至于那些名为寫商人，实际只是寫妓院生活的，就更沒有把它作为寫商人小說看的可能了。”

“市声”作者目睹当时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大量侵入，和國內統治階級的昏慣无知，不禁憂心如搗，因而对本國工商業的繁榮，抱着十分殷切的期望。在第六回中，作者寫富商李伯正加價收買繭子時，就曾讓李伯正說過这样的话：“我們做買賣，用意和別人不同，別人是賺錢的，我是不怕折本。我这收繭子，难道不吃虧么？原要吃虧才好。我这吃本國人的虧，却教本國人不吃外國人的虧，我就不算吃虧了；但我一人資本有限，譬如把本折完了，我們中國人依然要銷到外洋去，把些生貨販出去，等他外國制造好了，再來取我們的重利。一年一年拖去，那有活命！但就目前而論，从前繭子是什么價，如今是什么價？再下去，還連这样價錢都沒有。你不知道印度、日本，都出的極好的繭子嗎？为的是中國地大物博，價錢便宜，落得販去生發些利息罢了，难道真正靠我們繭子不成？我所以开个繭行，替中國小商家吐气，每担只照市價加五兩收下，我有用处。”可謂語重心長。只是对民族資本家的進步的一面未免过于誇大了。

又如第十四回中，曾在外國工業學校留學三年回國的劉浩三与湖广总督幕府何濬甫閑談，曾有这样的一段對話：

浩三道：“我深悔到外洋去學什么汽機工藝，倒不如學了法律政治，還有做官的指望哩。但中國不講究工藝，商界上一年不如一年，將來民窮財盡，勢必至大家做外國人的奴隸牛馬！”濬甫道：“不是不悟到，只為中國人的性質，是自己顧自己！官高有現成錢賺，且賺了再說；倘然大張旗鼓，興什么工業，開什么工廠，弄得不好，倒了本，不是兩下沒利么？”浩三道：“合眾開辦，斷然有利；不但自己有利，而且全國受了利益……譬如國家獎工藝，或是優與出身，或是給憑專利，自然學的人多了，不患沒人精工藝；既有人精了工藝，自然制造出新奇品物，大家爭勝，外洋人都來采辦起來。工人

也值錢了，商人也比从前賺得多了，海軍也有餉了，兵船也好造了，在地球上也要算強國的了！如今把新政的根源，倒置之腦后，不十分講求，使得嗎？”

當然，作者這些主張，都是很不徹底的，並沒有跳出改良主義的範疇；可是作者生活在那個時代里，就不可能不受當時的思潮的影響。今天，我們如果對他要求過高，恐怕也是不恰當的。

對當時商界的一般經營方式，以及他們在外國資本壓迫下的失敗過程，作者也作了扼要的闡述，如通過絲繭捐客吳月坡之口說道：“外國絲一年多似一年，中國商家還有什麼指望呢？他們一個行情做出來，不怕你們不依。我是看透了其中毛病，恐怕只有落下去。”在第五回中，又通過歐戴山之口說道：“如今中國茶業，日見消乏，推原其故，是印度、錫蘭產的茶多了。他們是有公司的，一切種茶采茶之事，都是公司里派人監視着。況且他那茶，是用機器所制，外國人喜吃這種，只覺中國的沒有味。我記得十數年前，中國茶出口，多至一百八十八萬九千多担，後來只有一百二十幾萬担了。逐漸減少，茶商還有什麼生色呢？”

不過作者在這一方面寫得太少，未能以全力來描繪祖國民族工商業在封建統治的摧殘下，日益凋敝衰頹，面對着帝國主義勢力的侵入，就完全無法對抗；更沒有挖掘到這些現象的內在的歷史和社會根源；却將整個故事的重點，放在暴露和揭發各業商人捐客投機取巧、中飽揮霍、狂嫖濫賭等等丑惡行為，因此不免沖淡了主題的嚴肅性，降低了作品的政治價值。作者雖然在寫奸商的同时，也寫出了幾個所謂“開明”富商，如李伯正、華達泉、范慕蠡等，對他們不惜巨資，熱心創辦實業的“功績”，極力加以贊揚。可是我們必須指出，在當時的社會里，像作者筆下所歌頌的人物畢竟是百不得一、少之又少的；要振興中國的實業，單靠這類人，更無異水中撈月，永遠不可能實現。

同时，作者在描寫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双重压迫下的工人時，不但沒有反映他們吃不飽、穿不暖，受压迫、受剝削的生活，和他們自發地所展開的反抗鬥爭，反而抓住了極少數受當時骯髒社會影響的落後工人，加以描繪，如一、二兩回，描寫工人賭博、偷棉紗、軋餅頭等等，歪曲了勞動人民的形象，這是十分不妥的。另外，前兩回中出場人物的一些議論，也都是極不正確的。這兩回中，所寫的故事和全文並不連貫，且與主題無關，我們曾經打算全部刪去。可是這究竟是古人的作品，改動太大，失去了它原來的面貌，恐怕也不是辦法。經反復考慮後，姑且暫時保留了下來：相信讀者對於這些糟粕，也是能夠鑒別的。

此外，作者也像當時一般的維新派人物一樣，對資本主義國家有些盲目崇拜。這種思想當然也是應該批判的。

這部小說，雖然存在着以上所指出的一些缺點，但總的說來，作者尚能為我們勾出了晚清時期一般商人，特別是上海商人的面貌，以補當時其他小說的不足，應該說還有一定價值。

“市聲”的體裁結構，亦與同時期的其他譴責小說一樣，全書是由許多可以獨立成章的故事連綴而成，並沒有一條完整的主綫，貫串到底，所謂“僅驅使各種人物，行列而來，事與其來俱起，亦與其去俱訖”。但每一段情節，都有高潮，娓娓敘來，生動活潑，流利酣暢，富有強烈的感染力。但第十八、十九兩回，作者耗費了許多筆墨，來諷刺龔老爺和香老爺的暴發致富，捐官求榮，大開筵宴等等一些丑態，雖然對暴露當時政治腐敗、官爵可以公開買賣的現實情況，具有一定的意義，但終覺與整個故事主題無關，扯得太遠；雖非敗筆，亦同蛇足，終究是可有可無的。

我們重印這部小說，是根據“綉像小說”原本及商務的單行本，相互參考訂正的，並作了標點、分段和注釋的功夫，冀有助於讀者對本書的了解。書中有一些顯然不正確的說法和不恰當的

描寫，与整个故事又并无关連，我們就酌量的作了刪改。惜限于能力，做得很不够，可能还有錯誤的地方，尙希讀者批評指正。

1957.12.12.

目 次

出版者的話

第一回	折資本豪商返里	積薪工貧友登門……	1
第二回	各酒筵工頭誇富	偷棉紗同伙妒奸……	8
第三回	办棉花賺利壯腰纏	收繭子誇多合股份…	13
第四回	話蠶桑空談新法	查帳目訪悉弊端……	19
第五回	还花銀俠友解囊	遇茶商公司創議……	26
第六回	揚州府豪商出世	上海灘繭市开盤……	33
第七回	九五扣底面賺花銀	对半分合同作廢紙…	41
第八回	諸茶商講求新法	小席伙独積薪工……	48
第九回	念貧交老友輸財	搖小攤奸人誘賭……	55
第一〇回	靠威眷淚子得安居	進箴規世交成隙末…	62
第一一回	王小兴倒帳走南洋	陸桐山監工造北厂…	70
第一二回	改厂房井上結知交	辞茶棧伯康訪旧友…	75
第一三回	說藝事偏驚富家子	制手机因上制軍書…	81
第一四回	工師流寓出怨言	與夫惑人用巧計……	86
第一五回	兴工業富室延宴	掘地皮滑頭結客……	92
第一六回	賠番菜買地又成空	逃欠戶債台无可筑…	97
第一七回	專利无妨營賤業	捐官原只為榮身……	102
第一八回	开夜宴老饕食肉	縫补子貧嫗驚心……	107
第一九回	大請客逼走蠢夫	巧騙錢愚弄傻子……	113
第二〇回	逞凶鋒悍妇尋夫	运深謀滑頭掘地……	118

第二一同	为捐官願破慳囊	督同伙代售濕貨	124
第二二同	賣賤貨折却儻來資	得主願欢迎上門客	129
第二三同	大資本加捐大头銜	假性情暗換假官照	135
第二四同	爭戒指如夫人动怒	墊台脚闊門政宴宾	140
第二五同	炫东家騙子吹牛皮	押西牢委員露馬脚	145
第二六同	办軍裝太守开顏	送首飾商人墊本	149
第二七同	談交易洋行愛國	托知音公館留宾	155
第二八同	穆經理行踪詭秘	蕭翻譯酬应精明	161
第二九同	脫手失官銀委員遇騙	从容开貨价買办知机	166
第三〇同	談騙局商界寒心	遇机工茶樓把臂	172
第三一同	刘浩三發表劝業所	余知化新造割稻車	178
第三二同	農务机千厓并舉	公司業兩利相資	184
第三三同	留學生說明實業	小富翁信用高談	191
第三四同	扶工業高人遠見	派捐資財虜潜逃	198
第三五同	卷烟厂改良再舉	織布局折閱將停	205
第三六同	提倡實業偏屬鄉愚	造就工人終归學業	211

第一回

折資本豪商返里
積薪工貧友登門

陶、頓^①今何在？只倭、般^②員規方矩，千年未改！誰信分功傳妙法，利市看人三倍？但爭逐錐刀^③无悔。安得黃金凭点就，向中原淘尽窮愁海？剩紙上，空談詭。飲羊飾瓊^④徒能鬼，又何堪欧商美賈，聯鑣方軌^⑤？大地英華銷不尽，歲歲菁茅包匭^⑥。有外族持箠为宰^⑦，權稅^⑧征緡^⑨成底事？化金繒十道輸如水。問肉食^⑩，能無愧？

这一首“賀新涼”^⑪詞，是商界中一位憂时的豪杰填的。这豪杰姓華，名兴，表字达泉，浙江宁波府鄞縣人氏，世代經商为業，家道素封^⑫。只因到得达泉手里，有志做个商界偉人，算計着要

① 陶、頓 陶，即陶朱公范蠡；頓，即猗頓。这兩人都是春秋时代人，因經商致富。

② 倭、般 倭，古代的人名；般，即魯般，亦称公輸班、公輸盤，是春秋时代魯國人。这二人都是巧匠。

③ 爭逐錐刀 爭取微小的利潤。

④ 飲羊飾瓊 就是要花招的意思。

⑤ 聯鑣方軌 車輛往來頻繁。

⑥ 菁茅包匭 菁茅，有刺的茅草；匭，匣子。古人用这两样作为祭器。

⑦ 持箠为宰 拿箠箠子分配。

⑧ 權稅 水上橫木，禁止人民酷斂，由官家征稅。

⑨ 征緡 緡，是錢貫。征緡，即征取稅收。

⑩ 肉食 享有厚祿的官吏。

⑪ 賀新涼 詞牌名。

⑫ 家道素封 家中向來很富厚。

合洋商爭勝負時，除非親到上海去經營一番不可。他就挾了重資，乘輪北溯，及至到得上海，同人家合起公司來。做几樁事業，都是極大的成本，就只用人多了，未免忠奸不一，弄到後來年年折閱，日日銷耗，看看几个大公司支持不住，只得會齊了各股東，把出入款項帳目，通盤結算，幸而平时的生意還好，不至再要拿出銀子去贖身。但是生生把百万家私，折去了九十多万，所存五六万銀子，想留着做个養命之源，不敢再談商務了。

當下收拾余資，趕緊搭船回家。達泉虽然是已經敗落的豪商，那气概依然闊綽。輪船上的買办①，本是認識的，不消說異常的恭維他。他也闊慣的了，那肯露出一些窮相來，所以這番回家，仍舊寫了大餐間②票子。到得船上，迎面遇着一位鄰居，這鄰居姓魯，名學般，乳名叫做大巧，向來做木匠的。只因他为人老實，人家造房子，都要請教他，他總不肯多賺人家的錢，因此不斷的有主顧。手里頭略略積聚些錢。因見他朋友們，都在上海得意的多，他也就合人結伴，到上海頑一趟。誰知輾轉入了工党③，居然做到木工頭，從此發了些財。又讀過一年外國書，合外國人蓋造洋房，也能對付得來，而且听人講過外國故事不少，才知道自己這般行業，不算低微，只可惜不如外國人的本領大，有些抱愧。這時賺足了洋錢，回家度歲，可巧合華達泉同船。達泉虽是个富翁，一向待人是極謙和的，所以合大巧認識。

閑言休絮。當下二人見面，達泉滿肚皮的牢騷，正想有個同鄉談談，聊舒郁結④，就留大巧在大餐間住。大巧不肯。達泉不由分說，叫僕人把他行李搬來。大巧只得合他同住。閑話時，大巧自

① 買办 在外人經營的公司行號中，負洋商與華商交易上聯系責任的中國人，以及在輪船上管理貨運的人，都稱為買办。

② 大餐間 輪船上的頭等艙位。

③ 工党 這里是指做工的朋友。

④ 聊舒郁結 姑且發散一下心中的積悶。

然知道达泉折閱的事，不免問个細情。达泉嘆道：“中國的商家，要算我們宁波最盛的了。你道我們宁波人，有什么本事呢？也不过出門人喜結成幫，彼此聯絡得來，諸般的事容易做些。外省人都道我們有义气，連外國人都不敢惹怒我們。你看四明公所那樁事●，要不是大家出力，还能爭得回來么？果然長远不变这个性質，那件事做不成嗎？如今不須說起，竟是漸不如前了！我拿銀子同人家合了几个公司，用的自然是同鄉人多。誰知道他們自己做弄自己，不到十年，把我这几个公司，一起敗完。像这样沒义气，那个还敢立什么公司？做什么生意？要想商务兴旺，万万不能的了！要知道一人弄几个非义之財，自不要緊，只是害了大众。一般的錢，留着大家慢慢用不好么？定要把來一朝用尽，你道可惱不可惱！”大巧道：“這話不錯。我想我从前在家里的時節，也就只不肯分外賺人家的錢，所以人都信服我，不断的有生意；到得上海，人家也是看我來得老实，推我做了工头，一般的賺了洋錢不少。我的意思：是要吃千日飯，不吃一日飯的。”达泉道：“你这主意，就不錯，都像你这样，不但工头可以做得，就是大鋪子的掌櫃，大公司的总办，都可以做得。我早知道，應該請了你，倒不至于有今日！”大巧惶恐道：“我不过知道做木匠罢了。虽然略認得几个字，懂得些乘法归除，那里能做什么掌櫃、总办？”达泉道：“你也不須过謙，如今上海做掌櫃做总办人的本領，也不过同你一样。我听說外國大商家，还全靠着工人哩！”大巧道：“那倒不然。我听說他們商家，是靠着工人制造出那些熟貨來，并不是靠他來办事。况且他那些工人，都是学堂里学出來的，自然高明得極。我們

● 四明公所那樁事 四明公所在旧上海縣城北門外，是宁波旅滬同鄉的會館。法帝國主義者在上海划定“租界”后，于同治十三年(1874)及光緒二十四年(1898)，先后借口筑路及公所所有地未確定等理由，用武力拆毀公所牆垣，又要求將所內义塚迁讓，并兩次槍殺我國同胞，遭到旅滬宁波人士的反对，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反法帝國主义的群众运动。

那里及得來？”达泉道：“怪道我听人說，报上載的，我們京城里开了什么工藝局，还有什么实業学堂，只怕我們經商的，也要学学才是。我一些不知道这蹊徑，难怪折閱偌大本錢。我回家去，倒要拼几位財东，开个商务学堂才是。”

二人一吹一唱，極有情趣，倒像那漁樵問答一般。大巧是蹺起一条腿，擦根自來火，吸着“品海”^①香烟。不一会，侍者开出大菜來。达泉讓大巧上坐同吃。大巧覺着样样可口，吃完不够，又不好意思說，被达泉看出，叫侍者添了兩分牛排，半个面包，大巧方能吃饱。

宁波船走得極快，次早已到碼頭，大家收拾上岸。大巧自回家去不提。达泉踱進門时，就有他管帳先生出來迎接，問起情由，达泉一一說了，便長吁短嘆，滿肚皮不舒暢。那管帳先生劝道：“东翁不須着急，生意是不怕折本，只怕收攤。我替你算算，除了这次帶回的六万銀子不算外，家里还存金子二千兩光景，田地房產，只算是呆的，不去說它，家鄉兩片当鋪，一片汇兌庄，都是極好的生意，一年还有一兩万銀子的出息。如今省吃儉用，不上三四年，你又足有本錢，可以指望兴复。但是，东翁，你开口閉口的，要合洋商斗勝負，这是个病根。如今洋人的势力，还能斗得过嗎？杭州的胡雪岩^②，不是因此倒下來的么？东翁，你那本錢，及不來他十分之一，如何会不吃苦头呢？如今做生意，是中國人賺中國人的錢，还要狠狠的拿些本事出來哩，那能賺到外洋人的錢？难怪要折本哩！”达泉嘿嘿不語，自己發憤，請了一位先生，教他字目。不上三年，居然通透，覺得有无限感慨，所以填了那首“賀新凉”的詞。随即开了个商务学堂，想培植几位商界通材，改革歷來

① “品海” 是一种香烟的牌名。

② 胡雪岩 清代杭州有名的錢業巨商，光緒年間，全國金融，几乎由他一人支配。

的弊病，這是后話。

再說大巧回到家中，他那老婆，正踏了一部縫衣機器，在那裏縫衣，見他回來了，一時不肯放手。大巧笑道：“我如今洋錢多了，你也不須這般辛苦了。”他老婆答道：“你洋錢多，也不干我事，這做下來的錢，是我自己用的；再者也好替孩子們添置些衣履，錢還嫌多嗎？”大巧道：“你这么辛辛苦苦，每天有得做，一月也好見幾個錢？”他老婆道：“要不斷有得做時，每月也好見一二十塊洋錢。”大巧吐吐舌頭，暗道：“我从前做小工時，总算生意好，每月也只弄到几吊錢；她這一部機器，足抵我兩三人的工，到底是外國人巧哩！”只得隨他娘子做去。他却逗着自己五歲的孩子，頑耍一會兒。他老婆下了機器，量三升米，跑到井上去淘了，跟手就到灶下煮飯。大巧打開箱子，取出兩塊洋錢，在街上兌了一塊，買了些鮮鯉回來，叫他老婆燙着吃。果然家鄉的飯，比外面香得許多。飯后，他老婆閑着問道：“你賣弄錢多，到底今年賺到多少？”大巧道：“不說瞎話，我足足剩回來一百塊洋錢光景。”他老婆抿着嘴笑道：“我道你不曾見過世面，只不过一百塊洋錢，就說如今洋錢多了。街頭王老大，在紗廠里的，他一年，要寄回三四百塊洋錢哩！他那妻子，從頭上看到腳上，那一件不是新的？前天我見她穿了件灰鼠皮背心，黑湖縐的面子，真是簇新的，叫人看得眼熱，只怕值几十塊錢哩！還有胡大叔，在絲廠里的，也很闊哩！你那里算得有錢！”大巧道：“我才回家，你就搶白我。要知道他們那種錢，我是不願意賺的。王阿大当了工頭，把人家的棉花哩，紗哩，一束一束的，偷出來賣錢；胡老刁的偷絲，上海灘上，那個不知道？我是規規矩矩，把氣力換錢的，自然及不來他們。但是家里過得安穩些，到底病痛少些。王阿大去年一個好好的兒子死掉了，這不是個報應么？”他娘子听他說出這些迂話來，別轉頭不理，自去理好機器縫衣。

大巧住的房子淺窄，門口是沿街。三个同道中的朋友，可巧門前走过，瞥眼見着道：“大巧，回來了么？恭喜你發財！”大巧只得招呼道：“請里面坐。”你道那三人是誰？原來一位是張漆匠阿玉；一位是紅木作的周子明；一位是藤椅鋪的陈老二。当下三人入內，見了魯大嫂，叉手叉脚的坐下。大巧問問他們生意怎样，都說还好。坐不多时，硬要拉着大巧去打牌。大巧的老婆道：“三位伯伯，他是不会打牌的。前年一場牌，輸了八角洋錢，年夜还不出，几乎合人家打架，硬把我一副銀鑲子抵給人家，这才沒事。如今伯伯拉他去打牌，要是他輸了，我沒有鑲子再抵，不是白白的么？”張阿玉嘴快道：“大嫂不須着急，魯大巧比不得从前，如今是在上海發了財的了，还要替大嫂打副金鑲子哩！”不由分說，拉着大巧的手，一路笑着去了。大巧听他老婆嘴里咕嚕，不知罵的什么。阿玉道：“今朝我們好运气，正在三缺一，却好遇着了一位財神，我們也不想多贏，每人兩只洋，做个見面礼吧。”大巧道：“休要拿得这般穩。我如今在上海灘上，麻雀也不知打过几百場，從來也沒輸到一底，只怕碰巧还要贏几場哩！你們算計我的洋錢，不要被我贏了來，这是論不定的。”子明道：“閑話少說，趕緊上場去吧！今天到那家去呢？”老二道：“金大姐家里穩便些，有这么塊把洋錢的头錢，她就很巴結的。”阿玉道：“你只記挂着金大姐，我偏不要。今天是素局●，就在舍下吧，我也不為你們备什么菜，头錢抽一成便了。”老二大喜道：“只是要阿嫂費心不當。”

当下大家走到阿玉家里，他老婆正在那里做緞幫紅鞋子，預備新年時穿哩；見他男人領着許多伯伯叔叔來了，笑着站起來避到后面去了。原來張阿玉家門口是嫁妝店，排滿的紅漆盆兒、青漆桌兒等類，却有半間房子空着，擺個小帳台。后進兩間，一是住

● 素局 不用娼妓相陪的酒席。

房，一是一隔兩間，半間做灶間，半間接待客人。四人走入後進那半間里坐下。阿玉叫他老婆去燒茶，又道：“這幾位都是我的知己朋友，用不着避的。”他老婆扭扭捏捏的走了出來。阿玉調開桌子，取出一副黑背的麻雀牌來。上場，大巧大贏，四圈下來，已贏到一底多了。誰知第二圈換了坐位，老二做了阿玉的上家，阿玉一副東子一色，九東開扛，听的是一四東對碰。老二不該發出一張絕一東，阿玉把牌攤下一算：九東十六副，一東四副，三十副底子，三抬二百四十副。子明跳起來，怪老二不該亂放。老二道：“這一東是熟張，大巧才發過的。”沒得話說，大巧是庄家，要輸四百八十个碼子。從此風色不利，一直輸下去，結帳一元一底，大巧整整的輸到一元二角。阿玉道：“何如？我說你要送几文見面礼！”大巧滿心不服气道：“停几天再來，我定然翻得轉，這叫做陽溝里失風了●。”說得大家都笑了。阿玉很得意，自己到街上去買酒買菜，請他們吃晚飯。一会阿玉回家，他老婆的飯菜可巧做得停當。老二幫着她端菜端飯。阿玉道：“老二，你歇歇吧，不勞你費心，應得我來才是。”老二回得好道：“我們一家人，這有什么客气呢。”當下燙好酒，大家暢飲一陣。大巧把輸帳結清，自回家去。

看看年關緊逼，大家小戶，都有收帳的走來討帳，只大巧是从不欠帳，都是現錢買物的，所以脫然無累。只是这几天探望不得朋友，为什么呢？收帳的朋友，自然是忙；那欠債的朋友，沒得錢，还只好在外面躲避着，所以找不到朋友。大巧知道这个緣故，只得天天在家里合小兒子逗着頑。

寧波的鄉風，也自然要送灶請財神的，大巧買了一個豬頭，一尾活魚，祭了財神，大塊的肉，拖拖拉拉吃個飽。想起家鄉年景，有兩年沒看見了，不由的順腳走到熱鬧地方，東張西望，散散

● 陽溝里失風 失風，翻船。陽溝里失風，是比喻意外的事故。

悶。忽然迎面遇着一位旧时朋友，穿件破布棉袍子，身上尽着發抖，見了大巧，叫道：“哎喲！魯大哥，久違了！我聽說你回家，正要來探望你，偏偏窮忙，沒得一些空兒。”大巧認得他是打錫器的余阿五，便道：“老五，你生意好么？为什么弄到这个模样！”阿五紅了臉道：“魯大哥，不要說起，生意怕不好，只是我自从秋天一病臥床，直到臘月初才能支着起來，走到店里，东家嫌我懶，被他回絕了。我宕空了这几个月，沒得一文錢到手，指望生意仍旧，支用几文薪工，又被东家辞了。我弄得当尽賣絕，眼看着家里的妻子，都要餓死，只得学那沒出息的人，出來找几处認識的鋪戶里，乞化些錢米度日。今天三十夜了，魯大哥，实在飢寒难当。我听得有人說起你發了財，可憐我們交好一場，你救我一救吧！”不知魯大巧如何回答，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各酒筵工头誇富
偷棉紗同伙妒奸

却說大巧听了余阿五一片乞憐之詞，未免惻然動念，嘴里却不肯就答应他，半晌道：“我也一般窮困，那會發財，只比你略好些罷了。我身边帶有三角洋錢在此，你且拿去度过今年，开春再想法子。”原來阿五窮到三文五文都要的，如今有三角洋錢給他，豈敢嫌少，便接在手里，千恩万謝的去了。大巧別了阿五回家，一路思忖道：“做手藝的人，不要說懶惰荒工，就只有点兒病痛，已是不了，可惜沒做外國人。我聽說美國的工价，那制銅厂里每天做十个时辰工，要拿他三塊多錢；做靴子的工人，一礼拜好賺到二三十元。走遍了中國，也沒這般貴的工价，所以人家不愁窮，我們动不动沒飯吃。今天不出門，倒沒这事，我也太自在了，應得破些小財。”